

开学,那一袋的“块币”

易小群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真的是时间太窄,指间太宽,岁月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又一个寒假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啦。冬去春来、放假开学、循环往复,新学期在新春的牵掣下,亦大大咧咧地走进学校,重与我们师生为伴。

万事开头难,新学期的开学工作令人忙得不亦乐乎:检查寒假作业、报名、收费、发放教科书、造表、报表,等等。开学的第一天,疲惫的我忙到快中午时分,一个矮小的学生匆匆跨进教室,除了寒假作业,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袋里鼓鼓的。有同学见状便打趣道:“嗨,易颖强肯定寒假作业没完成,先给老师送礼拉关系报名吧!”虽然我从不收取学生、家长什么礼物,但着实对那塑料袋里的“内涵”捉摸不透。只见他交了作业后,利索而又腼腆地从袋中拿出一摞全是由面值一元组成的几叠钞票,递给我,塞了我满怀。我惊愕着:如今的家长,在如斯的新学期里,都是拿出崭新的“红头”钞票给自己子女上学;高年级学生亦或是本人拿过年红包钱交学费,既轻便又简单。哪见过如此

让自己儿子拿一捆“块币”来考验老师的数数能力和忍耐力的家长?见我疑惑,易颖强解释着:“老师,这是我爸妈卖麻辣豆腐所积蓄的钱,虽然零散,但可以助你补其他同学的差数。”我的心凝重地涌起了烟雾,酸楚楚的:易颖强啊易颖强,你知道这钱有多重的“麻辣味”吗?是你的父母僵在朔风口里颤抖地叫着“卖麻辣豆腐……”冻出来的;是你的父母立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大汗淋漓地喊着“卖麻辣豆腐……”熬出来的。可是,你每次的作业除了潦草塞责外,就是没完成或者没动笔。

揣着手中的钞票,我模糊的视野中,恍惚一位佝偻矍然的老人,正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他是我的父亲。数十年前,在我每学期的开学之际,父亲不也是提着一叠由“毛票”组成的散钱帮我交学费吗?这些一毛一毛攒成的钱,价值取向于我家门前的那亩葱地。为了我的学习费用,父母把那块葱地精耕细作、施肥除草、用心呵护。这些钱是他们一锄一锄从田里挖出来、再用羸弱的肩膀挑着去满街满巷里叫卖出来的;是父母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卖完一批又新栽一批重叠出来的……令人欣慰

的是,葱的长势惹人喜爱:粗壮的葱叶如一根根小竹笋,嫩白的葱根似一根根白藕,整块葱地油光闪亮,如同月光下泛着涟漪的碧潭。这自然是父母的呕心沥血所致!我每次回家拿生活费时,总觉得那“毛票”组成的钞票沉甸甸、湿漉漉的,压得我心头直冒烟、喘气。于是我勤勉读书、用心求学,把“黑发不知读书早,白发方知读书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争做老师的好学生。尽管我现在只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我能体恤父母、孝顺父母,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学习和工作,不让他们的血汗钱白流。

我想,当时恐怕只有我是让老师数钞票而费神的学生了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那摞“毛票”摇身变成了“块票”,重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叫我心头再次烟雾朦胧而凝重?现在,有很多的学生贪玩、厌学,视读书为头疼之事,不知稼穡之艰难,只知“西瓜在西瓜店里出卖罢了”。怎样让学生修炼自己的品德、丰富自己的学业、提高自己的能力,在21世纪有粗壮的根“扎于”将来的社会,我们的教师任重而道远!

春已成诗(组诗)

黄复兴

真不敢出门
一踏春
大地会醒
亿万双目光盯着我笑

春天的云
与阳光一样乖巧
先喂养季节
然后慰问乡村与城市

梅花天生孤独
从冬走到春
找不到绿叶
最后与山泉私奔去了远方

迎春花是春的女儿
她的绽放
逗笑了怀孕的枝条
不要问满园春色尽是温柔

剥开山脉
桃花最先听懂春天的抒情
招来蜂蝶
令水里的鱼羡慕不已

春雷一响
成了雨的烟花
我有点担心
害怕春潮来得太早

抓一把无形的微风
撒开成网



捞上河里的爱情
笑绿了柳树的世界

静坐在爱的枝头
摆好五弦古筝
弹一曲乡愁
疯长《邵风诗韵》

写在二月底的一首诗

初春是好心情的补药
拿大地当宣纸
取千丈瀑布为墨
描绘出蓝天的微笑

一阵雨去了大海
被碧波收留成水
听说要走的梅花叫醒了桃花
令清风读出馨香的味道

挥笔写一首诗
墨水未干变成绝句
二月走后
三月花草成了春的妩媚

老实的牛羊

分不清好人坏人
踏青的蚂蚁知道
不敢向蜂蝶提起

一朵花

春来不来
都要绽放
只要不伤害季节
包括阳光

想怎么活
就怎么活
自由是冲破阻力的语言
风并非是敌人

静坐枝头
朗读蜂蝶写出的句子
一只栖息的小鸟
听出这是人间最深奥的诗

等不来绿叶的抒情
别使自己卷入寂寞的世界
骑着河水
去大海寻找海市蜃楼

方竹

一回家,母亲就告诉我,雪后的菜园,莴笋冻没了,茼蒿冻没了,油菜冻得近几日才露了一点点新芽,唯有菠菜,还没有冻死,是绿色的。

菠菜是土地青翠欲滴的代表,有它在,冻坏了的白菜,油菜,渐渐有了起色,有了绿色。

土地与母亲的那一种亲,类似于久别重逢的喜悦,总会在第一时间里,如数家珍。就好像土地藏不住春天那样真切,那样迫不及待地有苗儿破土而出。土地是最先感知春天的,所谓春回大地,就用它一贯的绿,一贯的葱茏,向大地宣扬。土地带来的快乐,从来都是需要用分享来传递的。

那种对土地的劳动、热爱与付出,仿佛是父母一生一世的某种使命,他们年年月月行走大地之上,春去秋来,如诗行一般,一行行,一垄垄,一丘丘,是真正意义上的“躬”耕,在土地之上,在时间之上,近乎匍匐,近乎朝拜。一颗心里,只盛装着一季一季的阳春。

母亲的土地,是没有荒草的,好像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在她的眼里,除了种下的阳春,其他的都是杂草。其实所有的农作物都是植物,都是草,只有种下的苗,才不是杂草,是真正的开花结果的草。

稻草也是草,杂草也是草,母亲对它们的爱,好比井水不犯河水,一个尽情呵护,一个万分嫌弃。

这个世上,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东西,越爱它,得到它是那样难;越不爱它,它反而生长得越来越好,就好像稻子与稗子。

母亲说,有一些草,是除不尽的!让我想到一些事,好比母亲田地里的草,割舍不去,欲罢不能。

那些草,无论怎样的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藏不住春天,藏不住春天的秘密。草一绿,寒冷没有了,冬天也远去了,连天也是明朗很多。

草是最崇拜天的,它只仰望天空,从不俯视大地。

如果草叶儿垂下来了,也许它就接近了枯萎。它的脸,只仰望蓝天,仰望星空。只有果实垂下来了,才有一张倾情于大地深沉的脸,一张俯视幸福的脸,一张朝圣的脸,一张成熟的脸,从容不迫,淡定自若。

任凭春天在时光里慢慢变来了,又变去了。那种悄无声息的更替,让你惊奇世界的所有: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去的,留不住。

大地无言,因为它已经把春天的一切种进了根的深处,春来,一定萌发几枝,花开几朵。

母亲的春天,就藏匿在她心爱的菜园子里。

礼物

向美君

那一年,我出嫁了。三月八日这一天,大队妇联主任通知我到大队部领节日礼物。礼物是一张题为《豆花女》的电影票,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和着一群姐妹叽叽喳喳地看电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享受专属女性的节日——“三八”妇女节!也是我第一次收到的最难忘的节日礼物!

一眨眼,我由新媳妇儿变成了孩子她妈,而今又变成了可爱孙女的外婆。年年岁岁节日相似,岁岁年年礼物不同。于是,过“三八”妇女节成了我的一种企盼。记得上年节日礼物是一台钻石牌落地风扇,前年是四件套床上用品。去年,是温馨的加厚踏花被。今年,会发什么呢?还真很好奇的。

虽然并不是渴望发什么昂贵的礼物,但村里有尊重妇女这一份心实在是不容易,礼轻情意重啊!我在思索,如果今年村里在“三八”妇女节来点什么活动也是不错的,比喻唱歌、朗诵、诗词、或户外活动,既让全村妇女有了一次交流机会,又可放松身心,其情悠悠,其乐融融。

你知道我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最渴望得到什么礼物?一本笔记本、一支精美的笔!这样,我可以在某个午后或深夜,把喜欢的文字静静地垒成诗的模样,再轻轻地合上扉页,合上所有的心思!

时光里的春天